

方言俗语

鸟兽昆虫水族名称用语

别啰即伯劳，又叫子规，属鸣禽。夏至开始啼鸣到冬至为止。《玉台新咏·东飞伯劳歌》：“东飞伯劳西飞燕，黄姑(牵牛星)织女重相见。”后称朋友或恋人别离为“劳燕分飞”，名粤曲《再折长亭柳》中《禾虫滚花》有一句：“不久又东去伯劳西飞燕，忽离忽别负华年……”出处在《玉台新咏》。北海方言误把伯劳作食母的泉獍。俗谚有：“别啰吃馊，养子害娘”。也有把不孝儿女比作别啰的。

坡刁即鹁鸪。常见于草坡上觅食，背羽灰色，胸肚毛白色。北海人惯把到处走动不定的小孩叫作“你当坡刁咁样满坡走。”

麻鸪，第二个字 ti(下用○代)杜痴切。即麻雀。20世纪60年代“大跃进”及稍后的大饥荒时期，政府号召消灭麻雀，据说免得损害宝贵的稻谷，城乡掀起捉麻雀的群众运动，谁捉得多便放谁的“卫星”，但始终无法捉绝，于是有人传唱几句顺口溜：“大家捉麻○，捉极见𠄎巨飞。正在无米食，捉𠄎巨来充饥。”又把人脸上长的雀斑叫作麻○屎。于是把些不自知其丑矫装美貌的女人讽刺为“满面麻○屎，𠄎巨讲𠄎巨威死。狗睇见不吠，人睇见呕死。”

鸪哥，第一个字音聊(下用○代)，北海方言作了焦切，聊的阴声。○哥，即八哥，鸣禽。驯养能作人语，养在笼中，鸣唱很动听。北海人把好讲好唱的人比作○哥。为那些占了便宜又假说公道话的人作一句歇后语：“黄皮果树上○哥得食又得唱。”

马螂夯 夯 hāng 呼朗切，北海白话音狂，廉州话音抗。螳螂。北海人把形体高瘦的人叫马螂夯。例句(普通话)：“这人个子高瘦像个螳螂。”北海方言：“个人高高瘦瘦好比马螂夯一样。”

噍喽 蝉，知了。春来夏初则鸣。近年因环境污染已经绝响。蝉鸣时正是一种野乔木果实叫米槁子成熟季节。有两句民谣：“噍喽噍噍(叫叫)米米离熟，阿妈搬棍督。”

土虫耳 (下用○代)本音为仍吏切。北海方言音怒。蚯蚓。○字《类篇》释为“钓鱼食也。”即用蚯蚓作钓鱼之饵料。土○出处本此。

虫宾 虫沙 音崩沙(下用○□代)。蝴蝶。情歌二句：“○□飞上牡丹枝，好比阿哥傍阿姨。”

虫康 虫尹 (下用△▽代)△音口孟，▽作衣之切，蜻蜓。北海人对着西装束领带有二句顺口溜：“西装反领，△▽吊颈。”出处和含义未明。

曜 yi(音入。下用○代)，曜 yào(北海方言音爷)萤火虫。《诗经》：“○曜宵行”《左传》释为磷，即磷火。本义为明亮。北海方言则相反，凡是不够亮度的光都形容为○曜。例句(普通话)：“远见坟头磷火闪烁。”(北海方言)：“远远看见坟山地鬼火○曜。”

沙虫，第一个字 sa，私盍切(下用○代)，音霎。即蟑螂。据说蟑螂粪便(干燥像芝麻一样)煎水服能解蜈蚣毒，(鸡肉、鸡蛋不加盖置隔夜，蜈蚣在上面撒尿，吃了便中毒)。过去小儿发烧，多捉蟑螂几个，去掉翅足和肚杂，与生灯草煎水饮之可退烧。但馊味很浓，特别是虫屎。故北海人往往把某人虽无恶意，但出言不逊或态度恶劣说是“○虫屎食不死人，但馊气难抵(忍受不了)。”颇为恰当。

鼻涕虫 蚰蜒。虫名，软体动物，黑色，无头足，雨天前后爬行地上，行迹有银白色一道痕迹如鼻涕，故名。据中药药典说，这种虫行留下痕迹的体液，蜈蚣不敢跨过，故被蜈蚣咬伤用此虫的“鼻涕”胶外搽即止痛。

屎坑蛆 粪蛆。苍蝇的幼虫。把它淘洗干净晒干可入药。中药处方名为“水仙子”，治小儿疳积，消化不良、厌食等症与他药配伍有奇效。

蚂蝗 水蛭。人畜涉水被附着腿上吸血。吸饱后自行脱落，形体膨胀很得人怕，人畜被附着时，可用唾液甩之。北海人把趋棚某财闻风而动的人比作“蚂蝗无准水响。”是说水蛭对人畜涉水十分敏感，水动而至。又把饥附饱扬的小人比作蚂蝗。

偷檐蛇 壁虎。蜥蜴类爬虫，夜间常见于墙壁和天花板上，以捕蚊为食，故属益虫。古名守宫。据晋朝人张华著的《博物志》说，把它捕捉来用朱砂饲养到一定程度(喂足朱砂七斤)通体变成红色，把它掏烂成红色膏状，涂在女人手臂上或眉心，便成为一颗洗不褪色的红痣。如果发生性行为，“红痣”自然

消失。古代宫禁用这种办法把妃嫔宫女作守贞的规范，后来成为一种装饰，故名守宫。

犊 音母，母牛。对母水牛和母沙牛分别叫水犊或沙犊。北海方言，对于身躯粗壮的人(特别是女人)比作水犊。例句：“个巨个身子雷堆臃肿当水犊一样。”。普通话的说法是：“她的身躯活像一头雌水牛一样。”

牯 gǔ 音古。本义是经阉割的牛，也有称母牛作牯的(见《玉篇》)，北海方言属前一种称法。唐朝人写的《祝牛宫词》诗已有此字。北海人还扩大到把水牛公和沙牛公分别叫水牯或沙牯。又把发情的公牛叫做“骚牯头”，好色的男人也得此称。例句：“个只骚牯头，见到女人就口水流。”普通话的说法是：“这人像头公牛，见到异性就垂涎三尺！”属于廉州土话最古老的语种叫仡话的有首顺口溜：“四只大人，四只依儿。四只沙牯角叉叉。”

犛 音字，母牛。北海方言则作为小的母牛的专名。小的水母牛和小的沙母牛分别作水犛或沙犛。